

古今人物論

第十九卷



282  
● 5

卯  
十一



*[Faint, mostly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right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minor stains and a small mark near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094  
46  
6556

古今人物論第十九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成帝康帝

司馬衍司馬岳

史臣

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玷危京華無救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為恒範顯宗於王尊之門斂衣前拜豈覺凡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卞壺

史臣

卞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惟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

卞壺

廟碑

劉三吾明

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眡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

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旣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二子眡盱悉加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于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却鑿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劔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

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  
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  
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  
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舒虞潭

史臣

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  
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談  
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鄣寄載呂  
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  
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

規於當僻之日虞潭顧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筮為出納之  
端鬻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與

桓彝

史臣

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于情性顯忠信于名教首陽高節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曹慄然於往策季  
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啗響或  
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  
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  
楊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於基構  
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途巡於內輔豁陵屬于上游秀坦西陽

度振北  
門之威

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裡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筭而温  
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窳  
俞之忠無救奕棋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殷浩

胡寅

辟

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  
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鉤深燭隱而崇獎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  
矯情遠引以退為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為軍司而遺之書曰  
王夷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  
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克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  
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可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

于然而來矣

評以退為進中浩之本情

殷浩

馮琦明

君子進則有為退則脩己亦各有道彼深源者何以處耶進無  
以大行於世退無以自全其真姑矯焉以聲名自炫垂涎于富  
貴縮迹于山林使天下知有深源而不可得懸高爵厚祿以待  
之而惟恐其不就一則曰深源出處即江左之興亡一則曰深  
源去就即時之廢興一則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深源知世之  
慕其名而不可得益自遠引以為高天下見深源之遠引而不  
可致望之愈深求之愈切然後深源者若不得已而應之及深

源既出晉之江左猶是也晉之陸沉猶是也晉之夷狄強臣猶是也綱紀法度弛矣深源有以整之乎禮樂教化壞矣深源有以挽之乎徵倖武功興師北伐一征而許洛無成再舉而師徒重喪則深源之志之才緊可見矣安石之未出也與深源齊名及其出也有安晉之功雖以桓溫之橫矣而亦不能有侮于安猶或以矯情非之而况於深源乎圍棋賭墅之勝深源必有所不能矯矣丈夫處世磊磊何何挺挺介介不為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何能役役于進退之際而務為譎詐以求之也噫深源亦未之思也

評 深源不及東山古今公論而詞甚嚴峻

殷浩

丁奉

辟

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群屢居臺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刺揚州抗桓溫毅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為溫所廢徒書空咄咄及溫致書將以為尚書令即欣然喜迨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知所慎哉

評 浩生平人品於三變見肺肝矣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

濫

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駮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宛伸其餓隸也則饑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

屈

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逸少

楊慎

奇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温太直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時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言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昏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多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  
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  
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  
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  
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  
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  
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  
軍皆還保淮深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  
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蓋至之爲累大

評 史臣亦自翰墨贊之耳而未及其衷抱升菴公始闡揚  
之千載有知己矣

陶

史臣

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篔簹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  
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  
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  
賞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佞邪  
之宜遠明鬻賣之匪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陳壽

史臣

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因譖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辭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桓温

史臣

起

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畧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冠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搃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雄不細動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虜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對謀畧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迂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氣曾不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歿享褒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氣一作欲

桓温

尸起莘

按春秋書暈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乙師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又書暈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

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所以垂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温舉兵伐蜀拜表輒行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暈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况其一舉成功則專兵跋扈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擁兵制朝廢立不臣而後見耶

桓玄

史臣

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苟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苟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詛詐之計煽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

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禹禋方降卜年惟未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隆曆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闔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故能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獲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穆帝哀帝海西公

明玉奕

史臣

孝宗因襁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

皇

才放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  
哀玉寬惠可以為君而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  
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強得蓋其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昱曜

史臣

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  
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  
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洩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  
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  
宗晏駕寧康續業天誘其吉姦臣自隕於時西逾劔岫而誇靈  
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日六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

跨

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  
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疆氏自氓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  
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  
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禁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  
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  
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  
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辭  
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淝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亂

武帝

顧 允

孝武之立也符堅以投鞭斷流之衆星流電擊南寇淮淝梁益

既非吾有襄沔復為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吞之  
京室阽危百官恫擾憂根本者有左衽之慮矣幸安石公有文  
雅之才廟堂之量處分已定幼度輩率一隅之兵走傾國之旅  
而二十年阿堅敗江湖邊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勅敵則司馬昌  
明為苻氏之尚書左僕射未可知也秦凱方旋驕氣掬面貪淫  
道子以宰詔當旦奭之重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而好  
家居纖兒幾撞壞矣朝綱不振恩威不立毒賦年滋愁民歲廣  
方且勸長星以杯酒而不知悟縱長夜之酣飲而不知節戲言  
脫口寵婦肆亮古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汚彈惡斥諛所以止亂  
何不以鑿哉

謝安

張棧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  
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  
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  
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  
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  
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  
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  
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  
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

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  
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流之兵又其一竒也得上流  
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  
無謀。吾慮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  
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  
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  
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  
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  
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人物傑出者哉

謝安

陳時諫

晉室之事無慮數而謝文靖最著文靖之著死定國立功名者  
亦無慮數而御桓溫破符秦最著然愚以為非文靖能也天成  
之也夫桓溫吾知其無能為也何者溫之時與操懿異帝非其  
所附而翼也天下非其所穿也其所耳目者郗超也其它則王  
謝之良足桓之幕而心儀晉者也其號為特拔者盡忠之桓冲  
其它子弟又綺襦紈袴之徒易與也其所比有事者文靖大小  
令與溫抗衡而接轂者也其它則文靖大小令之連也故溫非  
操懿比也溫之睚眦叛換置其君如奕然而終不能改王趨有  
以也執不可也身病且死矣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  
無懼之至耳以文靖之位望馮晉之靈按大義而折計窮力殫

垂死之桀夫如拉朽木又何具草而姑緩之以待其斃焉夫計緩之者不死則不可緩也計待其斃無以待不斃者也不死則九錫行九錫不已而封王封王不已而禪則文靖爲之也故制溫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秦亦非文靖之能而秦之愚也以八千人支斲流之衆執必無萬全而不爲之援也銳練之軍出腹內枵然而不中備也故當是時特秦自敗耳令秦以師綴晉而以偏師軍晉之左晉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秦兵不中潰亦必敗敗則荆楊廣陵之墟直簪汜而蹂之而晉不社矣故其御溫也是天斃溫以爲文靖名也其破符秦是天破秦以爲文靖功也故曰天成之也雖然文靖嘗從桓矣秦敗而不能尺

寸進也又饋之粟矣尚何論御溫破符秦之事乎若夫雅量茲度恢恢古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文靖爲晉之士冠焉

謝安論

湯聘尹明

謝文靖當秦兵入寇視之若無事時奕酒不廢也宋人謂其以秦築館䟽爵相待是以不懼嗚呼是何亮賢者之薄也豈彼未覩安石之素耶當其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君汎海中流風起浪猛莫不色阻聲誼而公神情方王吟嘯自若至于大司馬入朝公與坦之有新亭之迎溫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坦之容儀失措而公也雍容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且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夷何用壁間著阿堵輩溫述笑而輟兵其神

宇素定死生利害不入於其心在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則其人也且秦師百萬長驅入境國人方荷擔遷亡之不暇而吾又示之以弱是未見敵而先自敗也已晉寧不秦也是故靜以鎮之逸暇以待之庸以紓國人之懼而疑敵人之伺我費禘臨敵而奕棋萊公禦虜而飲博皆是道也豪傑之所爲豈恒情之所能測哉

謝尚謝安

史臣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少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闈正議云倡喪禮墮而復弘遺音

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泛浮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而禠薜羅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彞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袒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安術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宜若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捲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餘良

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謝玄

真德秀

夫采玉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讎則棄於親則嫌安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詔昔者晉祁奚舉其子祁午狄仁傑舉其子光嗣亦知脫然於俗見之外若趙克國為帝求取名將而曰無踰老臣夫豈計較以赴功名之會投立功之機而忌以靖邊之列分於人哉亦真見邊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予論之曰奚也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傑也不知有子但知有唐趙克國不知有已但知有漢安也亦但知有秦難局計兄之子哉其用心之公

一也

安帝

儲遂良

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能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回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乘釁勢如飈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勢遇顛覆則孝皇斯甚於越之民詎薰丹穴會稽之侶寧嘆人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恭帝

司馬光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瀰漫河洛董蒸華代宮闕  
盡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疏屬遜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  
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  
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求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畔寄命  
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  
有餘年何哉有王導下壺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群  
賢旣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評 偏安於諸賢喪失於道子元顯百年存亡明如指掌

劉穆之

史臣

沈約

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在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  
憲章墜矣重之以睿國啓亂加之以元顯嗣虐凡祖宗之遺典  
群公之舊章莫不棄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  
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  
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乎王道不絕者如緹高祖一朝創  
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王卑臣之義定於馬槽之間威  
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  
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享清廟豈徒然哉

王彪之

方遜志

人恒病乎才畧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畧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  
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畧之優

而尤貴乎用之得其常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為義  
用以為盜賊之事則為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  
故君子有知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於  
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少緩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  
廢海西公是篡弒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  
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大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嚙之姦則善  
矣不能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佯狂  
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  
知所為之頃乃為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彩毅然定太后令而  
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為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虜

王彪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  
能以是折溫於朝奮勇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  
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却趨之下而後世猶  
謂彪之為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朓當  
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為不知引枕而卧朓才智非  
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  
朓類耶

評 彪之此舉真以莫邪干將為盜賊事也惜哉

郭巨

方遜志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為孝也

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放麇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為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陷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憫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徼幸於偶爾好事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

察其矣人之好異我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郭巨

林俊

明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養哲母食必問所與與孫猶人情母愛之矣啐愛非順也况忍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母繼有孫之問欺可乎告之可乎難為巨之辭矣使母痛其孫以吾故埋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書弑巨弑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厚孝以絕父子之倫矧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者失之矣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

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  
曰然則冊書不足信乎曰充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  
邪陷巨於惡教天下滅倫巨始也作郭巨辨

評 二公罪巨其意皆同掘地非埋兒其見充卓好事者神  
其事信然矣遜志謂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意亦卓

五柳先生傳

陶元亮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  
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輒欣然忘食性  
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  
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穿結簞瓢屣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

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傳  
乎酣醕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與葛天氏之民與

陶淵明

魏了翁

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  
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  
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思而勇退過之有阮嗣  
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着其迹先儒所謂經

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  
言求詩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陶靖節

李延壽

先生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  
童不群跌宕爽朗獨超衆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既醉  
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  
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耳室  
開三逕門種五柳高卧北窓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  
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爲辱不以貧乏爲病至於耻事二姓恒題  
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首陽爭高真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

也噫有晋完人微先生吾誰與歸

陶潛

宋 熹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  
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忿  
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  
期於八垓九垓之外 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輔子  
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自以爲  
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  
之詩非不儻然清遠也然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  
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

題陶淵明詩

黃仲昭明

陶靖節詩蕭散冲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濟泓  
演迤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妄意題品以為自漢古詩十九首  
而下惟蘇子卿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避竈而煬也或疑靖節  
累世仕晉留侯五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為韓報仇靖  
節則托於酒而逝焉雖終身不仕宋清節可尚視留侯終有不

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得漢高為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  
其報韓之願靖節遭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  
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弑奪憫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  
氣每每於詩焉發之觀其詠荆軻者可見矣靖節之於留侯迹  
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詩  
遂備述之以祛群惑

劉裕

顧克

安帝之時東錄西錄互樹私門主暗臣驕紀綱破碎以故孫恩  
竊水島為水仙桓玄奸天位為天子而奄奄氣息前軒後輕難  
以枝梧草澤之間英雄崛起劉下邳張膽爭先獨力一呼以破

賊黨馮遷殺天子之賊而舊物反正吾方幸裕有樹晉之功成  
匡合之勳也柰何劉道民進根本之謀侈然有改王改步之意  
而劉裕方為國患甚於桓玄姦情滿於胸懷逆謀形於唇舌如  
鬼如蜮猛氣橫飛而當時之自除拜加受 凡七見焉又以昌  
明之後尚有二帝而弑君復立恭帝方二年而典午之曆欣欣  
然其心禪劉公矣噫

前趙

劉淵聰曜

五胡附

史臣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  
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  
於戲水襄王失馭戎馬生於閔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

邦

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  
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啟興王之畧骨都論克  
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  
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  
稱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篡  
嗣樹恩戎旅既摠威權閔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  
則信不由衷自乖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  
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闔豎類於回天疑科踰於炮烙遣豺狼

桑露

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  
 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素舊都宮室咸  
 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  
 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  
 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契既隕可以絕言而  
 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  
 有同豺豕後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  
 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  
 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

焚

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雖與夫  
 資虜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  
 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暫偃和苞獻直鄴明罷觀而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  
 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  
 與何不支之甚也

漢劉淵總論

管一德明

管子曰夷狄稱帝非古也稱之自劉淵始夷狄有天下非古也  
 有之亦自劉淵始考之春秋吳楚徐趙皆中國侯也聖人特以  
 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不稱王而

稱子不稱國而稱州蓋春秋謹嚴之旨類如此矣淵本匈奴一  
旦入我中國僭我大號前此未有也故曰夷狄稱帝自淵始周  
幽王時犬戎常入周矣然而旋入亦旋遁也君雖弑而天下不  
能有也安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人也僭中國之號而相延數  
十年者哉故曰夷狄有天下亦自淵始雖然此非淵之罪而司  
馬氏之罪也按淵故左賢王豹子也自漢以公子妻冒頓而其  
子姓亦遂為劉魏興遷其部落散入中國中國方養之如驕兒  
而彼見以為御之如奴隸曷常一日忘中國哉蓋至于晉而劉  
氏始駸駸盛矣蓋至于淵而劉氏始勃勃起矣淵常恥隨陸無  
武絳灌無文其志已可槩見晉不能覽郭欽之疏遣之出塞已

最失策而李熹王渾之徒方且交譽其才而欲畀之重任噫淵  
果梟樹幾能則涼州之患方深耳當時孔珣有諫楊珧有諫齊  
王攸有諫逆窺淵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其如晉武之不聽  
何履霜堅冰之漸由來者久故綱目于此為左部帥則書為匈  
奴北部都尉則書為匈奴五部大都督則書所以見有國家者  
資寇兵借盜糧噬臍之悔其無及耳且以謀如宣勇如聰捷如  
攸兩賢王左提右挈而二二黨與又相與設謀効力于其間一  
旦將兵在鄴為穎監軍請歸會葬不許還帥五部則許二豎之  
首未必指日而懸而虎兕出狎甚于二豎者多矣尚安得而制  
之哉嗚呼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而况司馬氏骨肉

相殘此亦兩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也復呼韓邪之茶在此時  
矣淵又以呼韓邪不足效而槩然有漢高魏武之思于是自稱  
漢王以續安樂公禪之後而一遷左國再遷蒲子再遷平陽叱  
吒指馮靡不如意而五年之內一寇太原西河再寇洛陽三寇  
魏汲頃丘四寇黎陽五寇鉅鹿常山六寇壺關七寇徐豫交冀  
諸州八寇東平琅琊九寇河內中原之地遂為戎馬蹂踐之場  
而銅駝幾在荆棘中矣向非苟道將出討北宮純入衛則帝之  
行酒翟遊豈至劉聰而後見哉五胡之亂淵為作備元海之頭  
無地可梟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晉人也

漢劉聰總論

管一德明

淵卒子和繼之而大司馬聰擁十萬衆屯於近郊則和亦寄  
焉耳倉卒攻聰聰行弑逆甚者弑一兄又殺一兄又殺一太后  
已非人類而驍虜鷙悍抑又甚焉是時劉琨欲討之而力不克  
苟晞能討之而權中制遂使石勒擊并因寇襄陽青州失守因  
寇江夏王衍被執因寇洛陽晉雖羽檄徵兵兵無至者越乃悉  
率見兵空國而行卒之輿衛缺人囚執天子嗚呼昔為豫章王  
賜聰以拓弓銀硯如呼小兒今為晉天子而至使屠各小醜執  
而臣辱之此豈天意非人力耶平陽之禍可為痛心中國至此  
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薄蝕冠裳為之左衽人類為之漸滅  
此在綱目千三百六十年所創見者豈天之假手以雪曹劉之

恨歟所恨者天奪其魄而肆志宣淫納劉殷之二女而六劉之寵遂踰後宮納靳準之二女而月光月華並列左右立樊氏婢立王氏婢而塵污楹房作逍遙園作李中堂作鸚儀殿而大興土木殺大將軍殺尚書令殺中書監殺水都使者殺將作大匠殺少府陳休等七人而刑罰過差無論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于趙魏曹疑欲王于金齊而肘腋之變已胚胎醞釀于其間矣然猶欲除司馬氏而一寇馮翊四寇長安鯨鯢未掃梓宮未迎而戎馬聲嘶故長安天子且繼懷帝而青衣虜廷矣悲夫悲夫天下之執已去非命世之雄才鮮克有濟况以犇播之後而碌碌如愍帝者哉封侯未几再行弒逆故綱目書姓書名

亦以見裔夷醜臣躬行大惡人人得而頌醞之耳晉不能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而天為報之栢堂失火而聰子二十一人盡為燼灰兄弟止餘二人而不能相容太子止餘一人而不保首領大司空靳準屠其族戮其屍裊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盜賊之子卒死于盜賊而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嗚呼

前趙劉曜總論

管一德

劉曜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雖嘗一敗于麴允再敗于索琳而聰陷兩都曜有力焉聰執二帝曜有力焉羊氏願奉巾櫛而始知天下有丈夫即非漢世祖魏

武帝之流蓋亦戎狄之雄俊矣屠各子豈無帝王之意耶丁斬  
準之亂劉氏已無子遺而曜遂承之斯時也議親則劉氏族也  
議貴則雍州牧也議勇則能洞寸鉄也議為人則拓落高亮非  
傳五等也即位之初聽呼延晏之諫什游于遠之因納喬豫和  
苞之論而謂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故綱目不以僭國之故  
而廢予善之法及其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  
稱藩可不謂能建功能討賊哉所可賤者始與靳氏約降則  
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蒲阪之役斬  
將搴旗枕屍二百餘里庸人之情方謂鋒不可當不知帶甲十  
萬老師百日而區區一城堅壁猶爾識者已知其無能為矣胡

將軍以初銳擊之坐守洛陽上之不能盛兵成舉次之不能阻  
依洛水此亦坐而待斃者耳尚不知悟而方且嬖于臣沈于酒  
昔也石生禦之而不足今也石堪執之而有餘金墉之圍適所  
以自圍而已矣是時國君雖喪境土尚完併力死守天下事尚  
未可知而太子熙遂奔上却關中大亂劉氏三千餘人悉遭屠  
戮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考之于史曜非有弑兄殺弟如聰之暴  
非有亂倫敗度如聰之淫而一蹶之後更不可支生為禽虜為  
天下笑豈其助聰為虐已為天心之所厭而乘勝自驕又為敵  
人之所乘其勢固應潰敗決裂而莫可收拾也耶趙之亡晉之  
幸也而殺劉曜者是為後趙與趙一律所以腥膻之氣尚未有

極  
趙後  
石勒石虎  
史臣

焚  
夫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克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柝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能不嘯群鳴鏘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九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度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將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與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

彭

詞倜儻焚元超於古縣陳其亂政之誓戮趙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禡瓊裘襲冠帶釋甲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敵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托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資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自相屠鎗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爨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

離隙

人物論  
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求魯之誅  
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後趙石勒總論

管一德

晉氏失馭虜寇滔天自匈奴三劉而後未有如胡將軍勒者勒  
以羯奴之種徙上黨方其倚門長嘯時其志固已遠矣 初從  
汲桑既歸劉淵寇鉅鹿常山而集衣冠人物為君子當是時張  
寶為謀主而自比子房此所謂虎而翼者也襄王之役晉室王  
公俱就禽虜王夷甫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者方且頽首乞憐求  
為一生而不可得未幾劉聰入寇二帝蒙塵勒固有以成之執  
已而外執苟晞內誅王彌王彭祖可擒則計擒之疾陸眷可歸

道歸之可謂用兵如神然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  
非惡帝王不為夫亦臣事匈奴而未有以啗之也勒未嘗絕于  
曜而曜自絕之趙王趙帝勒豈不能自為之耶始而劉氏構隙  
既而劉曜成擒噫大丈夫行事礪礪落落正如日月皎然豈效  
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耶勒雖目不知書而時以其  
意論古今得失可謂聰明之主祖約率眾來奔而伏劍誅之有  
高祖斬丁公之風可謂神武之主矣即位之初起明堂起靈臺  
辟雍舉賢良方正彬彬禮讓故綱目于此夷而進于中國則中  
國之雖然中國方晏安江沱而至使武鄉羯夷得以窺中國之  
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左衽何哉遣使求和詔焚其幣江東

此舉差強人意而卒不聞有枕戈待旦澄清北方者晉之奄奄不振良可悼夫然以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子石虎身當天石二十餘年而大單于之號不以授之虎而授之黃吻婢兒世龍晏駕不足復田種矣蓋至于弘見殺中山王不用受禪噫柰何把臂受托而反奪之耶夫以劉元海之英武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于聰以石世龍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于虎信信相爭吾復何尤所可恨者虎之窮凶極惡尤甚于聰而長淮以北生民日爲之塗炭也

後趙石虎總論

管一德

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

嗣君誅將相于是肆志滿意驕淫殘忍百姓嗷然喪其樂生之心作庭燎作東西宮作大武殿作長安洛陽宮丁夫死于外老羸死于內讀史至此未有不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者也幸而始攻段遼燕人敗之旣而段遼燕又敗之終而大閭宛陽燕又襲之其氣少衰其惡少沮不然吾未知生民殖醞更復何極也哉元規表請伐趙計欲開復中原春秋大復仇之義故綱目予之不知當是時言兵不若虎之強言地不若虎之廣言險阻不若虎之要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元規乃欲當其倍一不勝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乃欲禦石虎二不勝也祖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元規乃欲禦其四三不勝也是以朝議竟格不行而它日

桓宣伐趙終致敗績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天不厭亂晉人亦且  
柰之何是時二政分權宣韜迭省而除拜生殺皆決于申扁是  
殺一遂而復得一遂也殺諫官其私論而公卿以下朝覲以日  
是鳥驚魚散之勢也三敗于慕容而見辱于李壽是敵國外患  
群起而交攻之也至于狼狐成徑白鴈集庭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尚不知悟而爲之移二城攻涼州爲南伏西討東征之計是  
以一敗于重華再敗于重華而麻秋王權之徒曾不足以當書  
生之謝艾噫虎以偏師定九州而今以九州之力反困于抱罕  
天耶人耶晉尚有人安可啻耶華林之戰苦役晉人太子之出  
戎卒數萬石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尚復何愁蓋方以抱  
子弄孫爲樂而不知殺韜以後縱火焚宣矣取灰分置交道而  
爰孫亦且不免矣始殺遂旣殺宣司馬氏父子相殘虎所噬笑  
而竟使後人復笑後人矣東宮譎戍積怨成亂攻拔下辨長驅  
而來向非氏羗破賊安得保首領于牖下共太子世立遵殺之  
遵立鑿又殺之鑿立閔又殺之而一十八孫無復遺育嗚呼虎  
賊欲平蕩江南登臺耀武何其雄也不一傳而血肉狼藉不二  
傳而宗祀殄滅喪亡之禍嘻何慘也天清地寧未嘗崩陷羯奴  
父子而今安在哉噫欲以強暴自固者足以觀矣

魏石閔總論

管一德

愚按石遵之死亦石閔殺之也綱目歸獄于鑿所以見背公忘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此與春秋書公子比弑君之事同故閔之  
殺鑿則賊自相殺而已矣綱目書殺而不書弑良有故哉當是  
時內而藩王外而將佐人人腐心是以石祇稱帝綱目不諱而  
一時姚弋仲苻健之屬皆樂爲之從閔雖戎卒數萬不減于石  
旌旗鉦鼓不減于石而物極則反致至則危知必不享喬松之  
壽矣石祇伐魏雖敗猶榮而慕容恪乘之冉氏尋滅嗚呼豈可  
謂不幸哉考之劉石聰之惡極矣禍延于踈族之曜而終以滅  
亡虎之惡極矣禍延于廝養之閔而終以滅亡積惡之報曉然  
可見要之屠割之慘不于其身而于其後人誅滅之舉又不出  
于中葉公卿之冒而出于脩蛇封豕之群君子于此有遺限焉

慕容氏

史臣

北醜

前燕 觀夫抱陰衍氣配虜彙生隔閭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  
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  
功掩岷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厲並姿偉量  
是曰邊豪釁迹姦面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  
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割邑  
屠城畧地騁其蝥賊旣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動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  
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歟哉然其制敵多權臨  
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

人物論  
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可畧于時  
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  
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  
丸捲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  
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縉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  
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王恊其籌冀  
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讐傍隣威加邊服  
便謂深功被物天数在躬遷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捲京洛  
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城

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  
洞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  
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  
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詭人襲交亂之風輕鄰  
反諫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  
白溝淪境衝輞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  
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後燕 慕容垂

史臣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王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

垂

艱虞靡息慕容天姿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寬政  
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盾難羈狼心自野  
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  
英雄扣囊餘奇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  
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禮宗僭擬斯倫夫以重耳歸晉  
賴五臣之功勾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  
倚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愧於西陵信符氏之姦罔非晉室之鯨鯢矣

前

符氏

史臣

隣

付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畫甍之穴  
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貊  
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萬毒未  
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  
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  
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  
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木之休  
徵剋剪姦回慕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  
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締軍國符融以懿戚替經綸權薛以

諒直進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王才文武兼  
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  
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鳶以成頌因以功侔  
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懷  
諫遠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對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  
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  
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鳶禹穴駐蹕疑山䟽爵以俟楚材築室以  
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  
之敗遂使亮渠候間狡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  
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豈不謬哉符不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  
烈慷慨有足稱矣

符堅

司馬光

符氏之強也氏羗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  
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  
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材英畧加之慈  
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  
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  
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

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身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符堅

王世貞明

符堅之伐晉其執在必剋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迷道者一

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師不得展其用而內顧皇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蚝實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荆荆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擣長淮之南以綴謝玄如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羗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吕光伐西域而秦凉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

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逢蠱起而應之寇亦從而訐焉不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南若二而未有不亢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弒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符堅任王猛

南宮靖 一宋

符堅弒主殺兄篡承偽歷觀其聽政之始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仇騰席寶數譖毀猛則黜騰寶特進樊世與猛爭論則斬樊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是僚佐屏息豪右震悚道不拾遺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

王猛

張氏

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桓溫入朝嘗披褐迎見溫知所以敬之矣後以呂婆樓荐于秦王符堅堅欲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蓋忘其狄也盡

忠奮武幾盡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  
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羗我之  
讎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鮮卑多稱之猛誠才將古今亦難得  
者也謂晉正朔勿圖其有深音哉但其立志之始差耳使猛見  
桓溫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  
望而猛不失為中興名臣惜夫

後

姚氏

史臣

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繼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  
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  
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聞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

順鳴哀之豢有足稱焉景國弱豈嬰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  
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忌及因仲襄之緒躡符亡之會嘯  
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膺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  
北在茲姦畧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存棘而陵舊  
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畧尅摧勅敵荷成先搆虛  
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快壯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  
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以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靖河  
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壯秦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  
弗虞後患委涼都于秃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  
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于桑門當有為之時肆無為之業  
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  
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  
政荒威挫戒是之由坐劾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  
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御斯輟王師仗順殫節而下長安凶嗣  
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返抑斯之謂與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宋 武帝 劉裕

沈約 梁

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繫劉氏慄慄黔  
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雖改  
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  
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社廟南  
遷祿去公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位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  
才盖世動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茲以後晉  
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

父之業因其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魯不泱  
甸夷凶剪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靖亂又殊咸  
熙之末是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  
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文帝 義隆

沈約 梁

太祖初年特秀顧無傳保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  
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乂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  
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  
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乖分闡  
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畧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  
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賊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  
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少帝文帝

顧充

昔劉裕接晉祚之衰丁桓玄之亂奮農畝起布衣生擒數天子  
以取江左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口誅筆伐  
則裕也弑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  
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古曰心狠敗國此之謂哉嗣  
主不綱身遭廢弑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而承大位親臨聽訟  
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予象器也修孔子廟

嘉崇文也餞羨貴而示識饑苦誠義恭而勉以寬仁故三十年  
間四境之內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朝廷清  
明而天下安靜雖不能純法八世而元嘉之理亦足以比前漢  
之文景矣然黑衣克位五臣秉軸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  
里長城若檀道濟先以威多廢身噫崔嵬不崩賴彼峽岬宋獨  
賴一道濟而道濟壞矣乃謀諸白面之書生不足憚之吳子輩  
所謂將涉千里而殺騏驎策蹇驢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攻  
破六州黔黎瀟條生靈磔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而美政不終  
吁擅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

明帝

顧充

湘東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款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  
子勛之帝已稱於手湘東大祖之昭普安世祖之穆雖云並可  
當壁然一淵不兩蛟一栖不兩雄今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  
爭矣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鄧琬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  
亟死耶臺兵既克誠宜砥躬勵行何至其後肆淫心而出暴政  
以無罪殺其禘以射雉殺休佑以虐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  
勦拉同氣剪落洪枝而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雨潤  
物自葉流根鴟鴞惜功愛子及室忍矣哉其秉心也又至裸婦  
人而為樂奕飛碁而不悟高湘宮為功德而前靡百姓賣兒貼  
婦之錢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斯人也果禮可繩而法可糾

哉

謝晦

沈約梁

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學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談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陷密諱則左降之條不行於權威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戮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網目隨之是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

小蓋為此云

蔡廓

沈約梁

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象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謝靈運

沈約梁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剏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象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道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

八  
物  
論  
塵於後英詞潤金石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  
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手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又  
甫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則乃以情締  
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  
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植為體並標  
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  
左皮之高韻遺風餘列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

止武  
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羨單乎此自建封暨乎義熙歷  
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迺麗  
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  
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  
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一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經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史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

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  
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去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袁淑

沈約梁

悠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遽曾  
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照遠生不來  
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  
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若乃義重平生空炳前誥投軀  
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耳

顏延之

沈約梁

出身事主雖羨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  
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遠  
據筆數罪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  
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斯以申人之孝食子放  
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  
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  
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羨愜夫豈或免

順帝

顧充

楊王夫等弒李昱王敬則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道成褚淵曰  
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立安成王自後王儉吐所難吐褚

淵求為齊官共為饜餌舐糠之態別宮令出而後身顧弗生帝  
王家水運告謝而宋社屋矣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甘心乎  
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劉也亦如此如持左券交  
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之好還絲粟不爽也

袁粲

沈約梁

闢運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  
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 須機變之用短資

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

文舉不屈曹氏魏昂將移夏侯蒙

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  
屬肩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

豈所謂羨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  
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于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袁粲

方孝孺明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  
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  
其意以謂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  
則人不復知尊周為義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  
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電霜  
雪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兼  
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為言論者持法大刻

而責人太備或以已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豸夫  
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鬻國小人袁粲宋之  
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  
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  
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  
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  
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  
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  
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棠  
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為慢涉水之攝棠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

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內外之  
臣有威望者必翦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  
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美宜是也夫  
豈有過哉然攘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  
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而  
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鬻國弑君以固  
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已奚若守道以死之為愈乎後之患失  
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斃狗嘆

李東陽明

石頭城中鎮將死父忠臣兒孝子素家小兒匿不住乳母怒門

生喜殺即君要厚利天地鬼神須鑒汝闢場開耗狗戲狗噬狂  
生如噬矢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褚

素絜幼兒

初素絜以謀告褚淵欲與褚淵共事淵乃發其事故蕭道成得  
謀殺之絜幼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耗狗戲如平日經年餘闢  
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  
狗即素即所常騎也後道成以淵為司空樂府中就狗上罵門  
生為矢又罵司空不如狗真入妙處

素絜

王世貞明

素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

居劇任不肯當事閭居高臥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  
論亦曰景倩名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  
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  
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  
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  
其獲全於猜暴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枝益甚以建安之勛  
親王景文之懿密而皆不免景倩苟自強勵為援接而收物情  
當其時亦且伏金罍之賜矣觀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  
貴要但聞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  
世今素絜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絜絜遷為令居之不

鎮

疑人情向繁澹然亦復不改此乃繁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  
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  
解職不以勢奪情聞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冑策騎不以私  
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  
忠子死孝為繁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淑嘗事逆卻於東  
官弒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大尉謚忠獻天下歸其節而至於  
繁乃獨施異議焉夫繁不死不失作謝朓而淑不死乃作蕭斌  
淑之死亦寧能如繁哉

何承天

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

塞謹以鋒析使乘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  
寇漢世按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場  
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釁乘隙高祖受命王畧  
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濶盛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  
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  
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畧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  
亡遂致胡馬橫行魯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踰蒼天踏厚地繫虜  
俘因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蕭道成

蘇轍

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雲百姓惶惶命懸朝夕當是時果

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為  
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能正蒼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播  
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正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  
詔事幾昭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質  
為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盡勦劉氏之族而殄  
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耶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  
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着紫披履  
珍竒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讞誨得失於群臣亦足  
為一代之賢主矣

南齊高帝蕭道成

蕭子顯

荀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  
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是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  
篡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室不內迫

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崛起匹夫兵由義立一世推雄卒開  
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  
兵甲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  
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雲釁結朝野百姓慄慄命懸朝  
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戮力實  
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  
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

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高帝武帝

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于天下遽以王褚之謀不遺一鏃不絕一絃不陳一兵不頓一戟禪其君位而有之故綱目於其篡也書稱書廢書徒書弒不為少諱而篤猶子之愛階之於禍則當攘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及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後能以身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欲使金土同價其勤儉之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劉毅有斷惟總大體革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手故求明之世府庫充溢內外宴然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遊宴雕綺未

能頓遣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沙武陵以宜厚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諷而猿子墜崖戚然致感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耳

明帝

顧充

鬱林被弒新安嗣之而政由鸞出鄱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佯動貪夫扼新安之腕以探之位而再行弒逆魏主臨江詰其廢立之故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不亦醜顏天壤耶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其鸞之謂也疑忌橫生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禪太祖世祖世宗之後薰歇燼滅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誠所謂豺

狼之性有甚無悛者矣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獨不思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失庇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為君  
乎盖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

褚淵王儉

蕭子顯

服  
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吳運世  
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  
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  
昭豢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  
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  
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

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任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  
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章寵貴方來陵  
闕雖殊顧盼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  
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  
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  
緣世情之過差也

劉瓛陸澄

蕭子顯

哲  
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德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  
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渠  
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

承後。

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爰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辨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晋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建元兆運戎警耒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駕

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彖空存斯固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著于篇云

涪陵王 寶卷 和帝 寶融 附蕭衍 顧克

寶卷耳厭聞羨目惡觀仁而兇惡熾禍乃敕秉軸六貴比肩阿父阿兄居右地寶孫儀子凌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塗麝潘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芳樂窮奇躬親裨敗政弛事廢頑冥不移故綱目於寶卷多特筆遙光書起兵而不書及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及慧景書還兵而不書及不書及何予之也何予之惡寶卷也蕭衍乘機以雪門恥寶融因變以廢涪陵廢之何惡寶

寶卷宜廢也國珍等弑寶卷而寶融手移大位惜和帝之立徒擁虛器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齊祚已終當乘其運而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而巴陵為醜醜死矣於乎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明帝亦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亦傾覆於梁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耶吁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王融謝朓

蕭子顯

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定中原彌見金德

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諫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效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梁武帝

姚思廉

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焚卻伏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驟雷駭剪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

卿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  
及之鄉文軌旁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  
環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  
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  
堯年委事群倖而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  
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  
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  
為痛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  
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  
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梁

武帝

梁朝總論

魏

徵唐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  
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  
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  
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  
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  
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翥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  
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于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  
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為樸慕名  
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  
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  
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

暮

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涂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于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慕年愈甚見利而動慢諫遠卜開門揖旆棄好即仇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羨罕踈通哀思之

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崩巨猾滔天始似姜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槃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為身幸不忿斧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昧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

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武帝

梁

南宮靖

宋

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考遭時昏亂遂遷齊鼎是為梁武帝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破裂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暑天未嘗褰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又却封禪之請選廉平之吏齊氏宗

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晚節末路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金甌遂闕寶鼎屢移為千古所閔笑其故何哉議者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不知帝崇尚釋教變夏為夷堂堂衮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

州莊鐵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望累世為君父討賊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禍其烈如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何為哉

武帝

顧充

吉  
蕭衍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起義襄陽宰制天下及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奉赦告粉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崇文教通好于魏以求息民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江左踰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奈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甘為自屈窮土木而飾寺宇朝談釋而暮言老郊廟之祭不荐毛血文錦之織禁為人獸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

佛梁主以詐力攘人之國弑人之君滅人之子姓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萬眾而魚鱉之不恤焉是欲心也非戒心也是貪心也非清淨心也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全景將戮之首宗景非次之榮為朝廷一客已非計矣而東魏高澄復許通好貞陽且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吳老公之薄心腸速之耳正德因以稱帝而強弩衝城長戈指闕俾江黃士子天折霧露之中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見黃雀忘深井者也卒之殃及禍延形銷貌悴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樂國土無由汎大圓覺海而獲果報於臺城徒使杜弼周弘正

咸顯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  
捨身侯景不可贖也自得之而自失之豈意事佛求福而反得  
禍哉

評 不責武帝事佛而責武帝非能事佛者又是一種生意

范雲沈約

姚察陳

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虜慄慄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  
寧區夏謀謹帷幄實寄良平至于范雲沈約恭預締構替成帝  
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學名亞遷董俱屬興  
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江淹任昉

姚察陳

謨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  
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静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  
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謝朓

姚察陳

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與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  
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及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  
首陟臺司極出處之致矣

徐勉

姚察陳

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遊運屬興王休光  
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闔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

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袁昂

姚思廉

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  
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  
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屬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蕭子恪

姚察

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受以  
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燁曹志猶顯於朝及宋  
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廢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  
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

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

越前代矣

朱异賀琛

姚察

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  
异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  
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  
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  
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王僧辯

姚思廉

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

冠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  
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豈  
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乎忠義何忠義之遠矣  
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侯景

姚思廉

叛

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然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  
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數換本國識不固身勇非出類而王偉周  
為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  
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  
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

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陳

太祖

陳霸先

南宮靖

宋

陳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剝屬臺城告禍梁祚播遷選將練兵  
勦除元惡三四年間遂移梁祚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  
數品後宮不飾金玉然帝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  
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膜拜於觀闕  
前而不知恥曾未幾年又復幸寺捨身貽謀之道果如是乎黃  
塵汚衣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陳霸先

顧克

陳霸先斬僧辯握重權持兵柄厥為臣子思為君父而禪梁之

人物論  
位又遂稱皇帝矣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汲汲祀蔣帝以德私  
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舊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規  
模後世矣雖從政寬簡儉素是尚亦奚足收齒乎

陳霸先

姚察

高祖英畧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  
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  
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振橫流王  
迹所基始自於此何啻戡黎升郅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徽時序  
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  
何其美乎

江總姚察

姚思廉

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  
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原人倫至于九流七  
畧之書名山石寶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  
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  
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臬焉

拓跋氏

元魏

南宮靖

北朝之興始于拓跋之魏自詰汾以前奄宅幽方世為君長典  
千喪亂中原靈擾於是拓跋鬱律始有并吞中夏之志焉什翼  
犍繼之征伐四克威震蠻荒始改都立號恢復大業東自穢貊

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拓跋珪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醜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女迂談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囿于所欺迄千餘年而莫之辯正吁亦惑矣

明元帝

魏收

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逢梟獍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北史曰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狼顧鴟跂猶有窺覷

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帝孝心嚴累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以遠矣

魏道武帝高祖

魏收

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栖遑不暇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崔浩

魏收

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

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  
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  
自全豈烏盡乎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既陰害貽禍何斯人而  
遭斯酷悲夫

崔浩

秦少游

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與物  
並遊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  
出不與衆為偶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  
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愚觀之浩曾  
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

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房與韓信蕭何為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  
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  
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為無  
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彼謀  
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詔亦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令  
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  
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  
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實元歷章尤誇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  
鑄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若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榮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之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于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上平阻渠牧健於涼州惠帝得不廢本子房之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

不知所為子房者歟

魏 収 北齊

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建之子委節太宗義彰顏沛察朱提之變有日殫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與

李順

魏 収 北齊

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順之二子威均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

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踈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維新矣

太武帝蕭

魏 収北齊

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紫光邁百王豈非神馭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則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

高允

魏 収北齊

依仁游藝執篆守誥其司徒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

綽字

處死怡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 石綽允之孫學洽有聞聿修之象也

高祖孝文帝宏

魏 収北齊

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已玄覽獨得着目不言神契所標固已符於冥化及躬搃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

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竒好士視下如傷後已  
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高祖孝文帝

南宮靖一宋

孝文夙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  
又愛友諸弟終始無間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焚  
圖讖之書禮比于之墓虛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已以答上天之  
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坐輿據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  
進崔光邢昺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閒習詞翰者莫不縻以  
好爵文風爛然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莫能及也惜其處人倫  
之間馮后既廢而復入不當立也則過於牽制復置宮中太子

拘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則竟聽讒言直昇以死文明太后既

嘗手鳩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讐也即不忍考詰亦宜

其喪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理天理之

大遂致顛倒紊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常  
而孝文於魏號賢明之主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例論者故後  
之欲成人之美者每于斯而太息焉

宣武帝恪孝明帝翊莊帝子攸前廢帝恭後廢帝朗

出帝修南宮靖一宋

宣武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矣孝明幼冲靈后稱制  
穢德彰聞賞罰乖舛造寺殫費力屈人疲盜賊蠭起封疆日蹙

享國不永非天意乎靈后鳩殺明帝立未言之兒爾朱榮引兵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疲是志方銳而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猾既除餘根尚在爾朱兆囚莊帝而弒之奉廣陵王恭即位是謂節閔帝手改赦文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然是時高歡已起於信都誅爾朱兆推渤海太守元朗以主號令是謂廢帝而節閔坐憂辱矣廢帝之興國事盡由高歡未幾又以廢帝疎棄逼遜大位而國歸武帝焉武帝鑒前車之覆轍雖銳然有除姦之心然逞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捨高歡之親厚就宇文之疎薄其心出奔自絕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

而為二矣

李孝伯李冲

魏 收 北齊

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畧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已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爾朱榮

李延壽 隋

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

果 顛

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逮于靈后及政宣滯于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眾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頽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擒葛榮誅元顯戮邢果剪韓婁醜奴寶貨咸息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縱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翦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

已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其定終于惡稔以至於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百

北齊神武高歡

李訖藥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焉統馭軍眾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獲勳舊每有文教常慙欵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著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遠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

怨愛士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南威梁國北懷蠕蠕規畧遠矣

北齊總論

魏徵唐

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柔遠于時  
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及掌渦陽之戰掃侯  
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  
因累世之資應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謫詭非常之  
才運出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  
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克實  
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  
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及後其得壽終幸也孝昭地逼

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匡籠區域奄一函夏  
草齡不永勸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備秦吳盱食武成即位  
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  
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亦可揚摧觀夫  
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  
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  
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  
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  
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  
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其焚溺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  
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墻峻宇醜酒嗜音屢肆變於  
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  
既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妻非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  
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  
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于大馬讒邪並進法令多門持瓢者  
不止百人搥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士朋瓦解眾叛親離顧瞻周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  
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控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  
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與又聞齊自河清之後

逮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  
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召薪以  
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  
難乎是齊之敗亡蓋亦由人非為天道也

斛律金

子光

李北藥

隋

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志成此大功故能  
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  
誅夷既屢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沉毅之  
姿戰術兵權暗同詔畧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  
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代屢挫兵鋒

而秦寧已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  
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  
則罕有全城齊人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  
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  
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諫誅光者豈  
秦之反間耶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隣滅讎  
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高乾封隆之

李北藥

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  
靈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克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懼袁紹

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  
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掣然  
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穎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  
寄有所未見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于此子繪才  
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為美焉

楊愔

李廷壽

楊愔雅道風流早得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唐之世當機  
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旬朔未幾  
身亡君辱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  
禍朝廷之釁既以仗義斷恩猜忌之徒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

通之術非所長也

邢邵

李廷壽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疏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俊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子輒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為累德阮藉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

魏收

李廷壽

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學博今古才極縱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

意存實錄好詆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

斯矣

後文帝宇文泰

令狐德棻唐

水曆將終群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闕闕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世不旋踵足知巨君王莽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穎董卓凶殘實

啓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怖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

馬之疆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  
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  
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扼伊瀍乃擯  
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  
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  
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  
締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  
安播湯宋武建匡合之勳懿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諸官制勝  
闔城孳戮茹七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  
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武帝入籍指一和文令狐德棻

強  
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  
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纂業未親萬幾慮遠謀深以蒙養  
正及英威電發朝政維新內難既除外畧方始乃苦心焦思克  
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絕  
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據  
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翼日  
之瘳無爽經營之志或伸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畧  
足方駕於前王者與

北周史斷

南宮靖一宋

北周起于宇文泰自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  
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伯以弱為強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  
修一代之文物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  
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然泰  
既鳩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賊之魁首視賀六渾高歡  
有慙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臣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  
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皆能變家為國然賀六  
渾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  
宇文黑獺為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罪

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耳高  
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垂死之夕惟恋恋於其子則  
其心既可見矣宇文覺以冲齡嗣霸是為閔帝立國之初權歸  
於護雖負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  
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  
惣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軀  
哀哉宇文護再行弑逆而魯國公扈踐祚是為武帝慮謀深遠  
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天性明察布德立行  
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綿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  
十數勞謙接下壹壹忘疲專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校

兵訓武步行出谷履涉艱苦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期於懲肅豢方之訓豈若是乎宣帝即位之初肆行兇虐季父至親一旦殺之如斃犬彘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百官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云幸矣靜帝行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內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親弑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

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殺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遽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

王罷王思政

令狐德棻

王罷剴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殞門風亦足嘉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奮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鄰聽雖事窮運蹙城陷身囚壯志

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蘇綽

令狐德棻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理於鼎峙之日終能雕琢為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李賢李遠

令狐德棻

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從衡忠勇奮發亟推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于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致主策名委質或使煩幕府或契濶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

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均重光國榮家花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遠之子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詐嫌隙既兆釁致因之啓家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王褒庾信

令狐德棻

周氏創業運屬凌遲纂遺文于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  
蘇綽盧柔唐瑾元偁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  
務存實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草草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  
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  
牢籠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唐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  
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庾信之  
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  
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節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

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乃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  
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性情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隨  
廣雖詞賦與表諺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精要舉其大  
抵莫不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氏  
之真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尚遠其旨在深其理貴當其  
詞欲巧然後瑩金壁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  
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  
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士行所謂難能  
足以逮意矣

隋高祖文帝

楊堅

魏徵

唐

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  
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  
憤慨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固舉齊之衆一戰而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  
蠻夷滑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舡南邁則金陵失  
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  
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蒙論功不能尚  
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徃  
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衆  
不暴寡人物放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

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  
之度有刻薄之資暨天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  
建彼維城權侷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行聽哲婦之言惑和臣  
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  
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楸纒列天下已非隋有  
惜哉迹其衰敗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  
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文帝

顧充

嘗觀綱目書太子贊納妃楊氏所以著普六如三字堅得政之  
始贊之殂也劉昉輩引以輔政秉曙星之照藉后父之威而不

臣之跡暴乎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由是朱  
扉一開燕雀駢集或以燧火奉以金帶遺或以應天受命勸進  
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煙矣  
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嗟哉世不多竇氏女孰為  
救舅氏之患哉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救京口  
韓擒虎拔豫州師入建業遂併陳氏而四海以為藩籬自茲而  
後克勤理道克儉資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制義倉復陳境足  
以繁枯潤涸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繁  
庶中外奠安大隋皇帝乃真皇帝也突厥上書江東分王三百年而  
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然且不悅詩書而用法益峻愛

不全父子而宰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陳夫人有更衣之  
拒而始信獨孤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上蓋亦有以覘其終矣

### 高類蘇威

魏徵唐

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心直道弼諧  
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  
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  
康寧百僚資而輯睦年將三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  
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蒙  
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  
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

類

寵又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嚴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遠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

蘇威

方遜志明

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財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舞踊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為愧威在文帝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

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羣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為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羨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為累豈不悲乎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豈偽為已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

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惟君子為能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評 讀公論袁粲蘇威則公平日所自處可識矣不獨雌黃古人已也

韓擒虎賀若弼

魏 徵 唐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規高祖爰應千齡將一 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

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其棠成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為當時所推赴赴千城難兄難弟矣

楊素

魏 徵 唐

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

凶

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漢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險靖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尖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王通

尹起莘明

先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何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瑟於齊王之門自取絀辱是豈席珍待聘

之君子哉

王通傳

柯維騏明

王通字仲淹其先大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認著興衰要論七篇出令昌樂絳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為而一手通

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嘆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蒙，師居一馬。小子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帝畿。忽逢帝王兮，隆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

平之基。時異世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勞身西飛。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替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象、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二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餼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巴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諫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福郊。福時論曰。王通隋代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

極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謂仲尼羨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疑。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揚也。由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聲施於後世哉。

文中子

焦竑

文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此言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

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公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也。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二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

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依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啓後世之疑邪。

太白丈人傳

宋 濂明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于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肩負束芻，去文中子僅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搔已，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鬚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

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  
攜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  
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埏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  
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  
民不當見太平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  
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  
衣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  
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  
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轄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  
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

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  
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翰蕃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  
為父母以臣隣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  
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  
漁以終其身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矣其下焉者則徇律  
層京啜啜些粟斯不遠千里銜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粟  
伏闕下魄遁神疲闔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循時射  
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自子之西來也欲  
為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于

局

今

齊王之門者乎。子鬚眉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况隋君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出。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轍，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栖栖遑遑。

黜

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祭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與。夫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蓋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典，問禮於閔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智顧出魯男子下。子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瞽。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在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偃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掩。是五垢者，子

善

振

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夫人言畢負笈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夫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霜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夫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况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評 詆河汾自售前賢皆然。但未有如此篇之反覆委曲者。

煬帝

魏徵唐

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位。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也。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頽顛。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稱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陰躁。外示疑簡。盛冠服。刑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聲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



